

▲廣東大戰山東！足球在大陸的熱勁超過台灣甚多，實力是亞洲數一數二，球員待遇是運動員之首，但是仍難以和外國相比。
(蘇嘉祥取自中國體育雜誌)



一切為了金牌。金牌就是天下第一，金牌似乎是實現這樣一個官辦體育法制的目標。

而體育體制的封閉，排斥了大量有才華或有興趣的人參加到運動員的行列中來，失去了體育應有的羣衆基礎，導致我們不少項目無法形成金字塔結構，反而呈現了倒三角形的奇怪現象。中國體育就像一個升在空中的熱氣球。

比如體操。一九八七年七月舉行的北京市體操選拔賽，名為選拔賽，實際上全然無所謂選拔。因為只有市運動學校和東城區兩單位參加，而東城區僅五六名選手，從第一名到第八名，全部由市運動學校一家囊括，全部選拔賽也不過二十名運動員參加。由此組成了北京隊，參賽全國第六屆全運會。北京，在中國當然是數一數二的大都市，尚且沒有體操運動的基礎，別的地方可想而知。各省運動隊直至國家隊，也只好從小娃娃們包攬起來，八一隊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新招兒，只得如法炮製。八、九歲就入伍參軍幹體操的並不稀罕。這樣小的孩子

幹個幾年以後，發現不是苗子，不是材料，你說該怎麼辦？不過才十來歲呀！於是怪事兒來了，孩子的家長們紛紛要求，讓保留軍籍，穿著軍裝重新去上小學！真是奇而又奇。稍大點兒的孩子呢，一旦退役也是不好辦，上中學吧，家長們認為太不合算，說上大學吧，一般大學又不收隊員，像地方體委那樣把人留在部隊吧，部隊的編制又沒法做彈性式的膨脹。那麼，只有一條路，就是申請轉業，而轉業，地方上這類人還多得用不了呢！這麼著，就常常出現了退役運動員變成「待業軍人」的尷尬局面，甚至連世界冠軍馬龍紅也不能倖免。一點兒活也沒有，軍人加運動員加待業青年！

就體操而言，一方面在奧運會上升旗奏國歌，一方面又實在難以從基層招兵買馬。基礎不牢。名將李寧在一次回答《體育報》記者提問時，就不免流露出他的憂思。記者：「對於今後我國體操發展的動向，你有什么看法？」

強國夢

⑤

載轉禁 權版有

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作者：趙瑜

麼看法？」

李寧：「二十三年奧運會我國奪得五塊體操金牌，佔整個代表團金牌總數的三分之一，而現在我國體操的人越來越少，令人擔憂。為了使我國體操常盛不衰，我希望更多的人來關心體操。」儘管李寧吞吞吐吐，但他的意思已很明白。

我不禁犯愁，體育體制不改革，更多的人怎樣去關心體操？人家用得著咱去關心嗎？你看，甬說競技體操了，現在就連廣播體操工間操，中國大陸上又有幾家去關心去做呢？

這個倒三角——國家隊員比各省隊隊員多，各省隊隊員比區縣隊隊員多，越往下越稀，是那個老百姓可以改變得了嗎？

倒三角還只是「一條龍」的表面的現象，從這裡入手，我們再談得深入一些。

母親子

在瀋陽，一位名叫李開的女士寫了一篇題為《母親的心》的文章，讀罷令人悵然。這是一位足球教練的妻子，卻在兒子對體育對足球的選擇上陷入了深刻的矛盾。我們不妨引用幾個片段，為讀者們思考現行體育體制牽出個頭兒來。母親的心，當細細琢磨：

我不是球迷，直到現在我也搞不清什麼叫「越位」。可是我這大半生卻和足球纏在一起了。老實說，我恨足球。

在那裡踢球的兒子，大部份是學習不夠好又比較淘氣的。不少孩子進體校，並不是因為有良好的素質和優越條件，只因為他們不愛學習，才被家長送到體校找出路。有一個足球班班長的成績，平均十八點三分！他們第一次外出比賽時，給家裡寫信的四個孩子，幾天後又收到了自己寫給家裡的信——信封上的地址全寫反了！我常想，這些孩子也許本來不笨，他們有充沛的體力和精力，如果有一種良好的環境和氣氛，加上正確引導，也許不會造成文化知識如此貧乏。

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中，眼看著楊雷進了少年業餘體校。從此，他幾乎成天泡在球場上，與文化學習的距離越拉越遠。……我目擊孩子進入球場。窗外的雨，像鞭子，無情地抽打我的心。請看中國足球壇，多少有志之士，拋棄了家庭，離開了妻子，犧牲了健康，熬白了頭髮，可是足球，仍然毫不吝嗇地開了他們一個大大的玩笑。「五·一九」的教訓，還不夠記一輩子嗎？為綠茵場獻出青春和熱血的一代又一代中華男兒，哪一個不是以終生的遺憾和掛牽的？足球啊，你給男子漢帶來了多少屈辱和痛苦！作為母親，我怎能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去走這樣一條佈滿荊棘的路？



▶保定體育幼兒園一位教練正在指導七歲孩童作平衡動作，但是如被發現沒有體操天分，這孩童此後可能再也沒機會接觸體操。
(蘇嘉祥取自中國體育報)